



话多钱少

就像温州人享受挣钱而没工夫说话一样，北京人享受说话，所以没工夫想钱做生意。

□ 隋明梅

前懂五千年后知一世纪、左通股市右晓政治的老兄，多半是不爱钱或是没太多钱的。相反，那些没工夫跟人说话、走路都恨不能跑着的人，多半是口袋里已有足够养老钱或是挣钱进行时的。

不信再看看各地人吧：北京人能白话，从国际关系到怎么做玉米面的小窝头，凡人间万事所涉，在北京人嘴里都跟说书似的，既可形象地绘声绘色描述，又可极富逻辑地分析推定。曾有个温州朋友刚到北京时恨自己不会说话向我求解，我建议连坐一年北京出租车，那些开车人几乎个个是演说家。结果是，这兄弟只坐了两个月的北京出租车便口才大增，当然，也顺便发现了商机，发了大

财。这就说到浙江人了，与北京人相反，浙江人太不好说话了。相信你很少见浙江人滔滔不绝地谈天说地，即使谈生意，他们也只拣有用的说，绝不扯闲篇儿，他们是典型的闷声发大财人群。浙江人过年或红白喜事碰到一起也聊天，但绝不涉及天文地理政治和小窝头做法，只限于勾兑挣钱的信息。比如，哪里缺少批发市场，哪里适合做工厂，哪里又出了新样式，等等，总之就一句话，做什么赚钱、赚什么人的钱。在前些年还没有互联网时，温州人的商机和合作方式很多是在过年时交流出来的，后来有了互联网和现代通讯工具，他们的话就更少了。

那坐出租的老兄曾认真地问我，说些与赚钱无关的话有什么意义呢？北京人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告诉他，就像你们温州人享受挣钱而没工夫说话一样，北京人享受说话，所以没工夫想钱做生意。

享受说话与享受挣钱一样，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选择，并无厚薄之分。不过，如果又想把生意做好，又整天忙着到处发表演说，若不是超人，怕是难两全的。记得光伏国际市场大好的时候，有个企业家频频出现在各种峰会论坛上，排位在其后的一位同行则从不出现在这些场合。这后者当时曾有话：“那小子，成天说、说，早晚得把企业说黄了。”问他何以敢出此预言，回答是，做企业得聚精会神、一心一意。果然，三年后，前者企业破产、人走麦城，后者仍然健康低调地活着。

真真是“说话耽误卖药”——有这不朽的生活逻辑为佐，看来，“话多钱少”跻身生活经定律也不算勉强。



“剧”透人生

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味，是在大宾馆里编不出来的，也是一味躲在摄影棚里演不出来的。

□ 张济和 韩秉志

韩：岁末年初的几部热播电视剧，大多是百姓题材的，像反映大龄男女青年婚姻观的《咱们结婚吧》。不知您看没？

张：同样是百姓题材，我更感兴趣的是《老有所依》。我看重的不是简单地展现养老困境，更不是简单地表现这些人过得有多苦、有多惨，而是启示我们在喘不过气的生活压力下，该如何去面对困难，如何活得淡定且潇洒。

韩：也就是说，自己和电视剧中的人物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。

张：对。比如看了《老有所依》，不少观众就感叹“我家里也有一个方琼那样的‘作妈’”；“我就是同木兰一样坚强地活着”……这种镜子一样地观看效果十分吸引人，在感受到人物身上命运起伏跌宕的同时，也能在剧中人物身上寻求到自我情感的出口。正因为这样，电视剧才显得真实，对人性的探讨和剖析也就具有一定的深度。

韩：很难想象现在的年轻人会带着一种虔诚的心态去看电视剧，我们可能更把它看成一个“开胃菜”，而不是“精神食粮”。

张：在上世纪80年代还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，电视剧产量也少，要是听说有个新剧，每天晚上一到点大家就准时打开电视。所以有时候几个院子的人一起看，看完立刻就能辩论开来，这就是当时的“吐槽”方式吧。那会儿看电视剧可是真正的“万人空巷”，现在电视剧收视率能有5%就算很高了。

韩：所以比起电脑，您一定还是觉得在电视机前看剧更亲切吧。

张：是啊，我看的第一部电视剧，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《敌营十八年》，之后是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，再到90年代的《渴望》、《篱笆·女人和狗》。当时看电视剧，就好像看真事一样，和故事里的人物同喜同悲，甚至把剧情和自己的生活都融入到一起。这可能就是传统的审美观在起作用吧，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韩：我觉得过去的电视剧拍得特扎实，剧本也特好。现在有些电视剧拍得太拖沓，看完下集预告足矣，全部看完简直是浪费时间。

张：你说得对，这就是电视剧内容注水的问题。一集也是播，20集也是播，多拍几集，还能多卖出去好几百万元。反映百姓心声的电视剧不仅本子难写、作品难拍，从市场效益的角度考虑也是投资高、周期长、见效慢。它不仅要求编剧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积累，导演、演员同样要有扎实的生活体验。因为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味，是在大宾馆里编不出来的，也是一味躲在摄影棚里演不出来的。

韩：那您觉得编剧、演员、导演，哪个更重要？

张：我觉得还是剧本更重要，剧本荒现象一直都存在。一个好的剧本可能需要编剧毕生的积累。刚才说到《老有所依》，导演赵宝刚之所以拍得如此接地气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深切的生活体验。赵宝刚的父亲在世时，曾瘫痪了19年！他87岁的母亲健在，但因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不认识他了。正是因为这种切身感受，他才决定拍摄《老有所依》的。

韩：不光是剧本，营销推广也很重要。像《咱们结婚吧》，就是央视和湖南卫视联合推出的，一登台就打响了知名度。

张：对，最近这两家电视台又联手推出电视剧《毛泽东》。今年的开年大戏《一代枭雄》，同样由5家电视台联播，主演孙红雷还兼任该剧的监制，宣称与“垃圾剧”宣战。电视台的联播是一个新趋势，不过也从侧面说明好剧本太少。

韩：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会有许多年轻人成为“美剧迷”的原因。

张：纵观荧屏，其实国内的文艺工作者也在转变思路。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、《家常菜》、《温州一家人》、《老有所依》等片的收视率，显示出百姓题材深受观众欢迎和市场追捧的独特审美价值。我想，随着越来越多的文艺创作者深入基层、深入现实生活，荧屏上反映现实百姓生活的优秀电视剧作品一定会越来越多。

书店的气质

书店需要靠多种经营来解决生存问题，但经营什么，用什么方式经营，则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。

□ 徐涵

当书店不再是人们选择书籍的必需时，相信很多人已经许久未迈入书店的大门。今天，当你再次走进书店时，你会感到它已经与记忆中的书店完全不同了，书的味道淡了，商的味道浓了。

儿时记忆中红底白字的新华书店很大，在那里买书的人能一下子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书。那时候父母在北京郊区一所中学教书，他们在大学里学的是数学，对孩子唯一做的文学启蒙便是带我去县城新华书店选小人书。学校在山区，交通不便，去一次县城不容易，要做很多事。爸爸经常把我放进书店便去办事，我在那里看书、挑书，一待就是半天，时间会过得很快，走时需要跟大人“讨价还价”，才能买走两本最喜欢的小人书。现在眼前仍能浮现当年书店的安静，走进书店大门的人会不由自主小声讲话，放慢脚步。那里只有书，只有书与书的对话。

今天的书店很热闹。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外面和北京的许多商场一样，聚集着口中唤着“收卡”的人。除了书，里面还卖很多东西：手机电脑、健身器材、保健品、文具、婴儿用品……甚至还有黄金饰品。古人只知“书中自有黄

金屋”，今人能见书店也成售金处。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用书卡买，一张卡把书店的味道彻底改变了。常旅行的人还会在机场遇见另一类书店，店里迎门摆的书籍常是左手李嘉诚右手王永庆，迎面站着一个马云。店里循环播放着告诉你该怎么当老板的视频。书架最抢眼的位置不是成功励志，就是领导的气场、厚黑学、盗墓系列等等，显然这类书迎合了人们急于成功的心态，卖得不错。不过，那样的书店该属于商人而不是读书人。

如今书店很是艰难，它已不再是人们读书和买书的必需。当书的生存都出现了危机时，书店很难再仅仅靠售书来继续维持文化的净土。书店需要靠多种经营来解决生存问题，这是谁都能理解的变化，但经营什么，用什么方式经营，则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。不仅是书店的经营者，我们的相关部门、地方政府都应关注和参与解决这个问题。读书可以涵养我们的精神气质，书店的气质同样能反映出一个地区、一个城市的气质，以前是这样，现在仍然未变，这种气质不应因为人们读书和购书习惯的变化而改变，书店其实更应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和地标。

朋友告诉我，在美国有这样的书店，书店里同时有咖啡厅，买书的人可以选一摞书进去仔细挑选，咖啡店也售点心，放着轻音乐，读书的人尽可以在那里坐上一天，每个走进书店的人几乎没有空手而归的。我很担心地问他，万一咖啡洒到书上怎么办？他说，那就好比在超市失手打破一个蛋，就算店里的损耗了。在他看来，书店应该是培养

人们读书习惯的地方，读书人多了，书店经营自然会好。买书可以去网上，但浏览书架时的愉悦、与爱书的人面对面交流是网上得不到的。当然，有了这样舒适的环境，人们也会在书店看书到网上购书，这的确是书店最头疼的难题，但并非无解。

台湾的诚品书店便是一个最好的回答。诚品创办人吴清友用“喜欢做、甘愿受”形容他心中的书店、城市与文化坚守。创办于1989年的这家书店一度赔钱，一赔就是15年。但吴清友把追求生命的意义融入了他的事业。他曾这样描述他对文化事业的坚守：“真正明白一个理念，至少花费20年，而亲身体验至深信不疑，则需30年光阴。如果没准备付出30年的热情，就不要轻易涉足文化行业”。现在，行至台湾的游客几乎都会走进诚品感受那里的气氛。诚品书店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。

我们的很多书店也开始尝试效仿诚品，不过好学的是模式，难耐的是亏损，30年光阴对于那些神浮气躁的经营者来说是难以逾越的。浮躁的经营方式只会培养浮躁的顾客，浮躁的书店也必定没有风骨。书店的气质代表一个城市的气质，营造读书的氛围，提升城市文化环境，这不仅是书店的责任，更是城市的管理者和全社会都应关注的课题。

身边多一些有气质的书店，多好！



相亲三人行

相爱已不简单，再带上家长去把关，成功率就可想而知了。

□ 牛瑾

程小姐博士毕业，在大学当辅导员，没谈过恋爱，家境优越。她最近见了一位男士，对方性格活泼，谈吐幽默，但因程妈妈认为“男人应该稳重，油嘴滑舌恐怕不踏实”，程小姐犹豫再三后，最终放弃了与其深入交往。据了解，半年内她共相亲19次，每次都由程妈妈全程陪伴，每次也都沒了结果。

无独有偶，在天津举办的公益单身青年交友活动中成功牵手的小周和刘老师，也因小周父母的坚决反对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父母给出的理由很简单：刘老师不是本地人，如果真的结婚了，刘老师的父母因为路途遥远而不方便帮衬着小两口，两个孩子就要承受更多压力。

这该怎么说呢？真是不靠谱的“相亲三人行”啊！在迈向婚姻的道路上，除了要过“天注定”的外貌关、“虚无缥缈”的感觉关，还要跨老爸老妈这道坎儿。缘分强求不来，相爱已不简单，再带上家长去把关，成功率就可想而知了。

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恐怕是“喂奶”的狠不下心放手，“吃奶”的也不情愿松口。

父母习惯性地为子女包揽一切，从小到大什么都安排好，总是在“喂奶”，连结婚这种终身大事也希望以自己的意见为准。但是，年轻人都是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历练的，父母对于子女额外的照顾反而会束缚了他们的成长，导致子女搞不清自己要什么。

有网友直言，相亲靠家长把关，这本身就是不成熟的表现，不敢和这样的人组建家庭。就算是妈妈在相亲中对上了眼缘，孩子也成功地走进了婚姻，却还是会将来的独立生活埋下隐患。毕竟，婚后是小两口过日子，总不能有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丢给父母处理，如果真的是那样，估计婚姻也不会走得

太远。

反过来，长期站在“接受”的位置，子女也习惯了这种心理依赖，会变得患得患失，畏畏缩缩。程小姐总结了一下：相亲中，妈妈看上的，她“不来电”；她看上的，妈妈不满意。前一种情况，她通常就不考虑了；而后一种情况，虽然会矛盾和犹豫，但她最终都选择听妈妈的，因为“妈妈毕竟是过来人，看人准，听她的话至少不会吃亏”。没有“断奶”，或许就是程小姐一直没有谈恋爱的主要。当然，“断奶”并不等同于完全不去理会父母的想法和感受，而是将他们的意见作为参考，需要作选择时还是多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

总之，“喂奶”的该出手时再出手，给予女空间；“吃奶”的立刻松口，勇敢走出独立第一步。这样，应该会是极好的。



静等风来

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“等待”和“希望”这四个字中。

□ 陈颐

“那些迷茫的人是因为心灵蒙尘，需要等待一阵风，拂去尘埃。”走出影院，一阵寒风吹来，影片《等风来》中尼泊尔瑜伽师的金句在我心中吹起一层层涟漪。

《等风来》描述了一个“幸福”与“不幸”、“梦想”与“现实”矛盾共存的故事。女主人公程羽蒙大学毕业后从南方小镇到上海打拼，在一家高端时尚杂志做美食记者。揭开光鲜的外表，程羽蒙形容自己就是一个“特别矫情爱装”的都市白领，“拿着两千元工资，却得写出两万元的生活状态”。

《等风来》是导演滕华涛和编剧鲍鲸鲸继《失恋33天》后再度携手打造的电影。该电影诱发人们共鸣的是，导演对整个社会的思考：

大家为什么都不高兴？

在我们的周围，像程羽蒙这样的都市白领随处可见。他们不顾一切地努力奋斗，内心世界被苦闷焦虑和成功妄想症所折磨，承担着多种压力甚至屈辱。生活在矛盾中的程羽蒙们，在大城市打拼几乎没有幸福感可言，但仍要咬牙撑下去。他们的目标是想通过努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但没想到处处不如意。程羽蒙在扭曲中生活，心里更是充满矛盾。在变化太快的中国，她像很多同龄人一样迷失了自己。一心想去意大利采访，却被派去尼泊尔采写幸福专题报道。旅途中，她遇到了被父亲强迫去尼泊尔旅行的富二代王灿。这一对“冤家”在短短的异域旅行中，对各自迷惘的人生梦想多了一份追问和思考，“精神亚健康”的根源是心灵深处某种幸福元素的缺失。

然而，矛盾、纠结远非影片《等风来》的核心寓意。其实，影片对程羽蒙们两面人生及内心矛盾纠结的描述，都是为“风”而铺垫。在影片耐人寻味的结尾处，教练告诉急切等待展开滑翔伞飞向蓝天的程羽蒙：“不

管你有多着急，或者你有多害怕，我们现在都不能往前冲，冲出去也没用，飞不起来的。现在的我们只需要静静地，等风来。”一缕清风发起发梢，继而汇集成呼啸山林之势，这“风”便带着程羽蒙飞上了天空。

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要等待的“风”。作家大仲马认为，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“等待”和“希望”这四个字中。中国人则喜欢用“借东风”来表达巧用天时的智慧。风，继续在吹，它吹散了程羽蒙心灵中的雾霾，带着她去追寻内心世界所渴望的幸福。然而，当我从虚幻的电影世界重新回到现实，看到公交车站贴着的大幅“马到成功”的广告，禁不住在心里问，当程羽蒙离开尼泊尔后，重新回到她原来生活的大城市，在周围人马不停蹄的脚步中，她是否还会耐心等待为她吹来的风？

